

Qi Ke Fu Xiao Shuo Ji
契诃夫小说集

原编：〔英〕康丝坦司·嘉奈德夫人

万 卡

Wan Ka

汝龙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平明版



原编：〔英〕康丝坦司·嘉奈德夫人

平明版

契河夫小说集
Qi He Fu Xiao Shuo Ji

汝龙译

万卡



●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万卡(契诃夫小说集·三)

汝龙 译

责任编辑:汪洋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字数:350000

版次: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337-8/I·1235

定价:13.2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目 次

恐怖集	1
爱情集	111
镜子集	219
宴会集	333



恐怖集





目 次

L·托尔斯泰论契诃夫	5
恐 怖	8
万 卡	21
凶 杀	26
被掘掉根的人	58
大团 圆	74
死 尸	79
乞 丐	85
彼青耶格	91
伤 寒	102

L·托尔斯泰论契诃夫^①

1900年4月29日 话题转到契诃夫和高尔基身上。托尔斯泰照例大大的称赞契诃夫的艺术天才。契诃夫缺乏明确的世界观，这使得托尔斯泰烦恼……

1900年7月5日 最近托尔斯泰重读了契诃夫所有的短篇小说。今天他讲到契诃夫，说：“他的写作手法已经登峰造极。我已经重读了他的小说，读得非常满意。有些篇，例如《孩子们》、《困倦》、《在法庭上》，是真正的杰作。我一篇篇的看下去，满意得很。不过呢，那些小说完全是一种精工的细木器，其实并没有内在的、一条线的连系。

“艺术品里顶重要的东西，是它应当有一个焦点才成，就是说，应当有这样一个点：所有的光会齐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上放射出去。这个焦点万不可以用话语完全表达出来。实在，使得优秀的艺术品显得重要的，正是因为那艺术品的完整的基本内容只能由那艺术品本身表现出来。”

托尔斯泰在契诃夫的才能和莫泊桑的才能中间发现有很大的相似地方。他喜欢莫泊桑，是因为莫泊桑对生活比较感到乐趣。在

① A. B. Goldenveizer(1875——)俄罗斯的音乐家，写了一本《与托尔斯泰的谈话》，英译本在纽约 Hogarth Press 出版。本篇是从那上面摘下来的。在高尔基著的《回忆托尔斯泰》里也有很多托尔斯泰论到契诃夫的话。高尔基还写过一本《回忆契诃夫》(上两书有巴金先生译本，收在平明出版社的《新译文丛刊》内)。——中译者。

另一方面呢，契诃夫的才能却比莫泊桑的才能精纯得多。

“……在契诃夫身上，在一般的近代作家身上，写实的笔法有了很不平常的发展。在契诃夫笔下，样样东西真实到了虚幻的地步，他的小说给人留下‘立体平画镜’(stereoscope)的印象。他仿佛随手把文字丢来丢去，结果却像印象派画家似的，他的涂抹却有了极妙的成就。”

1901年9月12日(在克里米亚的加斯卜拉) 契诃夫上这儿来^①。看上去，他的身子不大好；他显老，咳嗽。他讲的话很少，句子短，不过总很中肯。他娓娓动听的讲了一番他和他母亲冬天在雅尔达所过的生活。托尔斯泰看见了他，很高兴。

1901年9月16日(在克里米亚的加斯卜拉) 饭后，奥勃连斯基(Obolensky)或我，或我俩轮流，大声念契诃夫的小说，托尔斯泰极欣赏那些小说。有一天我念《没意思的故事》。托尔斯泰时时刻刻赞叹契诃夫的理解力。他也喜欢《打赌》，特别是《草原》，因为含意新奇，写得纯熟。

讲到契诃夫，托尔斯泰说：

“他是个怪作家：他仿佛胡乱的把字丢来丢去，可是他的作品里样样东西都是活的。好伟大的理解力！他从没写过多余的一节，每一节都是或者有用，或者美丽。”

1902年7月25日(在亚斯那雅·波立阿那) 托尔斯泰说：

“我很喜欢契诃夫，而且着重他的作品，可是他的剧本《三姊妹》，我却看不下去。那剧本是什么意思？一般说来，近代作家失去了戏剧的观念。戏剧不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故事，它得把那人放在一个局面里，拴上一个扣子，等到扣子一打开，整个那人就变得清清楚楚了。现在，容我来批评莎士比亚。在他笔下，个个人物都是活的；人物为什么有它自己的那些动作，永远是清清楚楚

^① 契诃夫来看望托尔斯泰。——英译者。

的。在莎士比亚的戏院里，有些木牌，上面刻着‘月光’，‘房子’一类的字。因为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戏剧的本事中去了。现在呢，恰好相反。”

1903年7月9日 托尔斯泰大大称赞契诃夫的风格，因为它朴实，紧凑，委婉……

1905年1月5日 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宝贝儿》，发生了一场有趣味的谈话，还提到古尔卜诺夫^①那封劝阻托尔斯泰在《全年中的每日读物》上刊印那篇小说的信。托尔斯泰呢，刚好相反，决定把那篇小说印进去，不许漏掉，还极力推崇它。我不想记下他的话来，因为托尔斯泰已经写好一篇序^②，表明他对那篇小说的态度了
.....

① Gorbunov-Posadov 是 Posrednik 出版社的编辑，托尔斯泰的信徒。——英译者。

② 这篇序和《宝贝儿》那篇小说，都登在第三册《三年集》上。——中译者。

恐怖

(我的朋友的故事)

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西林得了学位以后，在彼得堡进衙门做了官，可是到三十岁，他丢掉官职，专门干农业去了。他的耕作相当成功，不过我老是觉得他干那种事不合适，还是回彼得堡的好。每逢他给太阳晒得挺黑，布满灰尘，变得周身灰白，给苦工累得筋疲力尽，站在街门口或房门口迎接我，到后来吃晚饭，他又困得要命，他妻子只好拿他当作小孩似的扶他上床去睡的时候，或者，每逢他压下他的睡意，开始用他那轻柔、坦白、差不多是恳求的声调谈到自己那些确实精彩的思想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不像一个农夫，也不像一个农业家，只不过是那个厌倦的、劳累的人罢了；我清楚的觉得：他其实并不爱好耕作，他所需要的，不过是把日子打发过去，“为这个谢谢上帝”罢了。

我喜欢跟他在一块儿，我常常在他的田庄上一住两三天。我喜欢他的房子，他的花园，他的大果园，那条河，以及他的哲学——他那哲学相当沉闷，而且渲染过甚，可是条理总算清楚。我想：我那时喜欢他，恐怕是因为他本人好的缘故，不过我也不敢断定，因为我至今还没有能够分析清楚我当时的感情。他是个有头脑的、忠厚的正派人，不是一个讨人厌的人，不过我记得：每逢他单独对于吐露他珍藏着的私衷，讲到我们中间的关系是友谊的时候，那些话总惹得我不痛快，我总觉得有点发窘。他对我的那份亲热，有点过火，惹人厌烦，我反倒十分情愿维持一个普普通通的友谊关系了。

事实是我极喜欢他妻子玛丽亚·塞尔盖叶芙娜。我倒不是爱

上了她，只不过是给她的脸，她的眼睛，她的声音，她的步态迷住了罢了。要是我有好久没跟她见面，我就惦记她，那时我的幻想热烈的勾画着的，不会是别人，一定是那个年青、漂亮、大方的女人。对于她，我没有什么一定的企图，那是连做梦也没想到过的，不过呢，不知什么道理，每逢我单独和她一块儿，我总想起她丈夫把我看做朋友，我就觉得发窘。每逢她在钢琴上弹我爱听的曲子，或对我讲什么有兴味的事情，我总是快乐的听着，不过同时，不知什么道理，我竟猛然想起她爱她的丈夫，她丈夫是我朋友，她自己也把我看做她的朋友，于是我的兴致低下来，我变得冷淡，别扭，烦闷了。她一看到这变化，总是说：

“你的朋友不在，你就觉着闷得慌。我们得打发人上田里去找他来才好。”

等到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走进来，她就说：

“得，现在你的朋友来啦。高兴起来吧。”

照这样，过了一年半。

有一回，在七月里一个礼拜天，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和我没事可做，就坐车上大乡村克鲁希诺去买东西，好拿回来烧晚饭。我们从这家店走到那家店，这时太阳下山，黄昏来了——这个黄昏，我大概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买好了气味像肥皂的奶酪和气味像煤焦油、硬得跟石头一样的腊肠以后，上酒馆去问一问有啤酒没有。我们的车夫上铁匠铺去给我们的马钉马掌，我们告诉他我们在教堂旁边等他。我们走着，谈着，笑我们买的东西，这时却有个人——在这一带，他有个很奇怪的外号：四十个殉教徒——始终默默的跟着我们，神情鬼鬼祟祟，就跟侦探一样。这四十个殉教徒不是别人，就是加夫里尔·谢维洛夫，或者简单一点叫他加夫留希卡，他在我家里做过短短的一阵听差，因为闹酒，给我辞掉了。他在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家里也做过事，也因为同样的过错被辞退了。他是个喝成了瘾的酒徒；实在，他的一生就跟他本人那样的醉醺醺，

乱七八糟。他父亲是牧师，她母亲出身贵族，所以照门第说来，他是属于特权阶级的，可是，不管我怎样仔细的打量他那憔悴的、恭敬的、永远出汗的脸，他那现在已经变得灰白的红胡子，他那破烂得可怜的紧身上衣，他那红衬衫，也休想在他身上发现一丁点儿我们所熟悉的特权阶级出身的人的形迹。他说 he 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人，常说他自己进过神学校，可是没毕业，因为抽烟被开除了；后来他在主教的唱诗班里唱歌，在寺院里住过两年，结果又被开除，不过这回不是因为抽烟，而是因为“他的脆弱”。他走遍了两省，向宗教法院和其他各处的政府衙门递状子，受过四回审判。后来，在我们这一带落了魄，他就做听差，守林人，管狗人，教堂里的工人，娶了一个厨娘，那人是个寡妇，而且性情放荡；他从此没有希望的落到做奴婢的地位，习惯了下流和肮脏，他讲到自己的贵族出身时甚至带着点怀疑口气，就跟讲神话一样。在我所描写的那个时期，他没有差使，正在飘荡，他的妻子不见了，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我们从酒店走到教堂那儿，坐在门廊上等车夫。四十个殉教徒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手捂着嘴，为的是万一要咳嗽，可以咳得恭敬一点，这时天黑了，有一股黄昏潮湿的强烈气味，月亮正要升上来。在清澄的、星光闪烁的天空，只有两朵云，恰好在我们的头顶的上方：一朵大，一朵小，天空只有它俩跟母子一样在互相追逐，朝夕阳返照的方向奔去。

“好美的景色！”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说。

“美极了……”四十个殉教徒帮腔，他朝手心恭敬的咳嗽。“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您怎么会想到上这一带来走走呀？”他用讨好的声音说，明明想藉此谈一谈天。

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没答话。四十个殉教徒长叹一声，眼睛没瞧着我们，说：

“我由于我得对万能的上帝负责的一个原因，吃了很大的苦。没问题，我是个没出息，没本事的人；不过请相信我，凭良心说，我

现在是连一片面包皮也没得吃，连一条狗也不如……原谅我，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

西林没在听，他坐在那儿，拿拳头交着头，在想心事。教堂座落在大街的尽头，高高的河岸上，从围墙的格子门望出去，我们可以看见那条河，河边那带水的草地，和一团营火的红光；火光附近有些黑色的人马在移动。过了那片火光，再远一点，又有一些亮光，那儿有个小村子。他们在那边唱歌：河面上，带水的草地上，这儿那儿有一层雾在升上来。高高的细带样的雾，又浓又白跟牛奶一样，在河面上飘游，遮住星光，在草地上空盘旋。那一缕缕的雾时时刻刻变花样，有的在拥抱，有的在鞠躬，有的朝天空扬起胳膊，袖口肥肥大，跟牧师一样，仿佛在祷告……大概它们使得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想起了鬼魂和死人，因为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带着哀伤的微笑问道：

“告诉我，我的好朋友，为什么每逢我们要讲一个可怕的、神秘的、离奇的故事，我们不是从生活里取材，都总是从鬼世界和阴间^①去取材。”

“凡是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我们就怕。”

“那么你了解生活吗？告诉我：你了解生活胜过了解阴间吗？”

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坐得跟我贴近，因此我觉得他的呼吸吹在我的脸颊上。在黄昏的微光中，他那白白的瘦脸好像比往常还要白，他的黑胡子跟煤烟那么黑。他的眼睛悲哀，真诚，微微显得惊吓，仿佛他马上要对我讲一件可怕的事似的。他瞧着我的眼睛，用他素常那种恳求的声调接着说：

“我们的生活和阴间的生活同样叫人不能了解，同样可怕。谁要是怕鬼，谁也就应当怕我，怕那些亮光，怕天空，因为只要你细细一想，就会明白那些东西不比阴间的鬼魂少离奇，容易懂。王子哈

^① 原文是：“坟墓里那个阴影的世界。”——中译者。

姆雷特^①：没有自杀，因为他怕自杀的情景会在他死后常到他梦中来。我喜欢他那段著名的独白，可是说老实话，它从没感动过我的灵魂。我既是你的朋友，就该向你承认：有时遇到心绪郁闷的时候，我暗自想着我临死时的样子。我的幻想编排了上千种顶顶悲惨的情景，我弄得自己又痛苦又兴奋，仿佛梦魇的情形一样；我向你担保：即便那样，我也还是觉得不及现实可怕。我的意思是说，鬼可怕，可是生活也可怕。我不了解生活，好朋友，我怕它，我不懂。也许我是个病态的人，心绪不正常吧。健康正常的人好像都了解自己所看见的和所听见的一切似的，可是这个‘好像’，在我却是不存在的；我天天拿恐怖毒害我自己。有这么一种病：害怕宽敞的空间，可是我的病是害怕生活。每逢我躺在草地上，瞧着一个昨天出世的小甲虫，一点也不了解的时候，我总觉得它的生活里没有别的，只有恐惧，我还在它身上看见了我自己。”

“你怕的，究竟是什么呢？”我问。

“我什么都怕。我天生来不是一个深奥的思想家；我不大关心阴间的生活，人类的命运；事实上，我很少专心致志的想那些玄虚的东西。使我害怕的，主要的是我们当中谁也逃不脱的那种日常生活。我没法辨别我的行动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使得我烦恼。我认定教育和生活条件把我限制在一个狭隘的虚伪圈子里，我的一生不是别的，不过是天天努力骗自己，骗别人，而且努力避免看见自己在欺骗罢了；一想到我至死也逃不脱这种虚伪，我就害怕。今天我做一件事，明天我就会不了解我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我在彼得堡做了官，结果我害怕；后来我上此地来种田，我又害怕……我觉得我们知道的很少，因此天天犯错误。我们不公道，我们互相诽谤，破坏彼此的生活，我们把我们的力量全浪费在一些我们不需要的、妨碍我们生活的无谓事情上；这就使得我害怕，因为我

① 莎士比亚所著悲剧《哈姆雷特》中的男主人公。——中译者。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为了谁要这样做。我的好朋友，我不了解人们，我怕他们。一看见农民，我心里就害怕，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比较高尚的目标在受苦，他们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是生活是享乐，那他们就是些不必要的、多余的人；要是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只在于贫苦和无穷无尽的、没有希望的愚昧，那我不明白这种苦难是针对谁的需要，为什么需要。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事，我全不懂。眼前，比方说，请你了解一下这个人吧，”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说，指一指四十个殉教徒。“想想他看！”

四十个殉教徒瞧见我们在看他，就恭恭敬敬朝自己的手心咳嗽着，说：

“我素来是好主人手下的忠心仆人，可是惹出麻烦来的，总是烧酒。要是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有人肯体恤，给个差使做做，那我一定要吻神像^①。我说话算话^②。”

教堂的工人走过我们身旁，惊奇的看一眼我们，去拉钟绳。钟声突然打破夜晚的沉静，慢腾腾的拖着长音敲了十下。

“想不到已经是十点钟了，”德密特里·彼德罗维奇说。“现在我们也该走了。对了，我的好朋友，”他叹口气，“要是你知道我多么害怕我那些日常的、平凡的思想就好了——人家也许觉得那些思想没什么可怕呢。为了防止我自己思想起见，我拿工作来分我的心，弄得我筋疲力尽，晚上好睡得酣畅。儿女，妻子——在别人，显得稀松平常，却重重的压着我，我的好朋友！”

他用手擦了擦脸，嗽一嗽喉咙，笑了。

“要是我告诉你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演的是什么样的荒唐角色，那才有味儿呢！”他说。“大家都对我说：我有一个可爱的妻子，有一些可爱的儿女，我是好丈夫，好父亲。他们认为我幸福，羡慕我。既

① 大约是立誓戒酒的意思。——中译者。

② 原文是“我的话是我的约束。”——中译者。